

聶小倩

蒲松齡

題解

本文描寫十八歲死後成鬼的少女聶小倩，被妖物脅迫做害人性命的惡事，偶遇正直剛毅的甯采臣，在甯采臣的幫助下，決心改邪歸正，又得燕俠之助，擺脫了妖物控制，求得新生。聶小倩為了使甯母納為兒媳，日夜操勞，不辭辛苦，願望終於實現。

文中塑造出聶小倩雖被迫害，但又能自強向上的形象，表現出她由屈從到反抗的心理變化及奮鬥精神，同時也讚美了甯采臣剛直磊落的高尚人格和燕俠助人為樂的美德。

作者

見課本第二課〈勞山道士〉。

課文與注釋

甯采臣，浙人。性慷爽，廉隅自重，每對人言：「生平無二色。」適赴金華，至北郭，解裝蘭若。寺中殿塔壯麗，然蓬蒿沒人，似絕行踪。東西僧舍，雙扉虛掩；惟南一小舍，扃鍵如新。又顧殿東隅：修竹拱把，階下有巨池，野藕已花。意甚樂其幽杳。會學使按臨，城舍價昂，思便留止，遂散步以待僧歸。日暮，有士人來，啟南扉。甯趨為禮，且告以意，士人曰：「此間無房主，僕亦僑居。能甘荒落，旦晚惠教，幸甚。」甯喜，藉藁代牀，支板作几，為久客計。是夜月明高潔，清光似水，二人促膝殿廊，各展姓字。士人自言：「燕姓，字赤霞。」甯疑為赴試諸生，而聽其音聲，殊不類浙，詰之，自言秦人。語甚樸誠。既而相對詞竭，遂拱別歸寢。

甯以新居，久不成寐。聞舍北喁喁，如有家口。起，伏北壁石窗下微窺之，見短牆外一小院落，有婦可四十餘；又一媼衣黧緋，插蓬沓，鮐背龍鍾，偶語月下。婦曰：「小倩何久不來？」媼云：「殆好至矣。」婦曰：「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？」曰：「不聞，但意似蹙蹙。」婦曰：「婢子不宜好相識。」言未已，有一十七八女子來，彷彿豔絕。媼笑曰：「背地不言人，我兩個正談道，小妖婢悄來無跡響。幸不訾著短處。」又曰：「小娘子端好，是畫中人，遮莫老身是男子，也被攝魂去。」女曰：「姥姥不相譽，更阿誰道好？」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。

甯意其鄰人眷口，寢不復聽。又許時始寂無聲。方將睡去，覺有人至寢所，急起審顧，則北院女子也，驚問之，女笑曰：「月夜不寐，願修燕好。」甯正容曰：「卿防物議，我畏人言；略一失足，廉恥道喪。」女云：「夜無知者。」甯又咄之。女逡巡若復有詞，甯叱：「速去！不然，當呼南舍生知。」女懼，乃退；至戶外復返，以黃金一錠置褥上。甯掇擲庭墀，曰：「非義之物，汙吾囊橐！」女慚，出，拾金自言曰：「此漢當是鐵石。」

詰旦，有蘭溪生攜一僕來候試，寓於東廂，至夜暴亡。足心有小孔，如錐刺者，細細有血出。俱莫知故。經宿，一僕死，症亦如之。向晚，燕生歸，甯質之，燕以為魅。甯素抗直，頗不在意。宵分，女子復至，謂甯曰：「妾閱人多矣，未有剛腸如君者。君誠聖賢，妾不敢欺。小倩，姓聶氏，十八夭殂，葬寺側，輒被妖物威脅，歷役賤務。

覘顏向人，實非所樂。今寺中無可殺者，恐當以夜叉來。」甯駭，求計。女曰：「與燕生同室可免。」問：「何不惑燕生？」曰：「彼奇人也，不敢近。」問：「迷人若何？」曰：「狎昵我者，隱以錐刺其足，彼即茫若迷，因攝血以供妖飲；又或以金非金也，乃羅剎鬼骨，留之能截取人心肝。二者，凡以投時好耳。」甯感謝，問戒備之期，答以明宵，臨別泣曰：「妾墮玄海，求岸不得。郎君義氣干雲，必能拔生救苦。倘肯囊妾朽骨，歸葬安宅，不啻再造。」甯毅然諾之，因問葬處。曰：「但記取白楊之上，有烏巢者是也。」言已出門，紛然而滅。

明日，恐燕他出，早詣邀致。辰後具酒饌，留意察燕。既約同宿，辭以性癖耽寂。甯不聽，強攜臥具來。燕不得已，移榻從之，囑曰：「僕知足下丈夫，傾風良切，要有微衷，難以遽白。幸勿翻窺篋櫥，違之，兩俱不利。」甯謹受教。既而各寢。燕以箱篋置窗上，就枕移時，鼾如雷吼，甯不能寐。近一更許，窗外隱隱有人影，俄而近窗來窺，目光睖閃。甯懼，方欲呼燕，忽有物裂篋而出，耀若匹練，觸折窗上石櫺，颯然一射，即遽斂入，宛如電滅。燕覺而起，甯偽睡以覘之。燕捧篋撿微，取一物，對月嗅視：白光晶瑩，長可二寸，徑莖葉許。已而數重包固，仍置破篋中，自語曰：「何物老魅，直爾大膽，致壞篋子。」遂復臥。甯大奇之，因起問之，且以所見告，燕曰：「既相知愛，何敢深隱。我，劍客也。若非石櫺，妖當立斃；雖然，亦傷。」問：「所緘何物？」曰：「劍也。適嗅之，有妖氣。」甯欲觀之，慨出相示：熒熒然一小劍也。於是益厚重燕。明日，視窗外，有血跡。遂出寺北，見荒墳纍纍，果有白楊，烏巢其顛。

迨營謀既就，趣裝欲歸，燕生設祖帳，情義殷渥。以破革囊贈甯，曰：「此劍袋也，寶藏可遠魑魅。」甯欲從授其術。曰：「如君信義剛直，可以為此，然君猶富貴中人，非此道中人也。」甯乃託有妹葬此，發掘女骨，斂以衣衾，賃舟而歸。甯齋臨野，因營墳葬諸齋外，祭而祝曰：「憐卿孤魂，葬近蝸居，歌哭相聞，庶不見陵於雄鬼。一甌漿水飲，殊不清旨，幸不為嫌。」祝畢而返。後有人呼曰：「緩待同行！」回顧，則小倩也，歡喜謝曰：「君信義，十死不足以報。請從歸，拜識姑嫜，媵御無悔。」審諦之：肌映流霞，足翹細笋，白晝端相，嬌豔尤絕。遂與俱至齋中，囑坐少待，先入白母，母愕然。時甯妻久病，母戒勿言，恐所駭驚。言次女已翩然入，拜伏地下。甯曰：「此小倩也。」母驚顧不遑。女謂母曰：「兒飄然一身，遠父母兄弟。蒙公子露覆，澤被髮膚，願執箕帚，以報高義。」母見其綽約可愛，始敢與言，曰：「小娘子惠顧吾兒，老身喜不可已。但生平止此兒，用承祧緒，不敢令有鬼偶。」女曰：「兒實無二心。泉下人，既不見信於老母，請以兄事，依高堂，奉晨昏，如何？」母憐其誠，允之。即欲拜嫂。母辭以疾，乃止。女即入廚下，代母尸饗，入房穿榻，似熟居者。

日暮，母畏懼之，辭使歸寢，不為設牀褥。女窺知母意，即竟去。過齋欲入卻退，徘徊戶外，似有所懼。生呼之，女曰：「室有劍氣畏人。向道途之不奉見者，良以此故。」甯悟為革囊，取懸他室，女乃入，就燭下坐。移時，殊不一語；久之，問：「夜讀否？妾少誦《楞嚴經》，今強半遺忘。洵求一卷，夜暇就兄正之。」甯諾。又坐，默然，二更向盡，不言去。甯促之，愀然曰：「異域孤魂，殊怯荒墓。」甯曰：「齋中別無牀寢，且兄妹亦宜遠嫌。」女起，容顰蹙而欲啼，足僂而懶步，從容出門，涉階而沒。甯竊憐之，欲留宿別榻，又懼母嗔。

女朝旦朝母，捧匱沃盥，下堂操作，無不曲承母志；黃昏告退，輒過齋頭，就燭誦經；覺甯將寢，始慘然去。先是，甯妻病廢，母劬不可堪；自得女，逸甚，心德之。日

漸稔，親愛如己出，竟忘其為鬼，不忍晚令去，留與同臥起。女初來未嘗食飲，半年漸啜稀飴。母子皆溺愛之，諱言其鬼，人亦不之辨也。無何，甯妻亡，母陰有納女意，然恐於子不利。女微窺之，乘間告母曰：「居年餘，當知兒肝鬲，為不欲禍行人，故從郎君來。區區無他意，止以公子光明磊落，為天人所欽矚，實欲依贊三數年，借博封誥，以光泉壤。」母亦知無惡，但懼不能延宗嗣，女曰：「子女惟天所授。郎君註福籍，有亢宗子三，不以鬼妻而遂奪也。」母信之，與子議。甯喜，因列筵告戚黨。或請覲新婦，女慨然華妝出，一堂盡眙，反不疑其鬼，疑為仙。由是五黨諸內眷，咸執贄以賀，爭拜識之。女善畫蘭梅，輒以尺幅酬答，得者藏什襲以為榮。

一日，俯頸窗前，怊悵若失，忽問：「革囊何在？」曰：「以卿畏之，故緘置他所。」曰：「妾受生氣已久，當不復畏，宜取挂牀頭。」甯詰其意，曰：「三日來，心怔忡無停息，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遯，恐旦晚尋及也。」甯果攜革囊來。女反復審視，曰：「此劍仙將盛人頭者也。蔽敗至此，不知殺人幾何許，妾今日視之，肌猶栗慄。」乃懸之。次日，又命移懸戶上。夜對燭坐，約甯勿寢。欸有一物，如飛鳥墮。女驚匿夾幙間。甯視之，物如夜叉狀，電目血舌，睖閃攫拿而前；至門，卻步，逡巡久之；漸近革囊，以爪摘取，似將抓裂。囊忽格然一響，大可合簣；恍惚有鬼物，突出半身，揪夜叉入，聲遂寂然，囊亦頓縮如故。甯駭詫，女亦出，大喜曰：「無恙矣！」共視囊中，清水數斗而已。後數年，甯果登進士，女舉一男。納妾後又各生一男，皆仕進有聲。

慷爽 開朗爽快。

廉隅自重 比喻品行端正，珍惜個人名譽。廉隅，棱角。

生平無二色 指有生以來沒有娶過妾或外遇。生平，有生以來。二色，娶妾或有外遇。

金華 明清時府名，今浙江省金華市。

郭 外城。

蘭若 寺院名。

蓬蒿沒人 指蔓生的野草足以把人掩蓋住，形容蘭若寺的荒僻。

扃鍵 門鎖。

修 高。

拱把 形容物體不粗。

幽杳 幽雅寂靜。

學使 主管一省學政的官員。

按臨 學使至各府考試生員。

僕 自我謙稱。

旦晚惠教 天天賜教。旦晚，早晚。

促膝 兩人膝相接近而坐。

諸生 生員、秀才。

秦 陝西省的簡稱。

拱別 拱手行禮而告別。

家口 家屬。

微窺 暗中相看。

蓬沓 長銀梳。

鮐背龍鍾 年老的樣子。鮐背，老人背上生斑似鮐魚背上生紋，比喻年老。鮐，音ㄌㄞˊ。龍鍾，搖顛跌撞的樣子，代指年老。

偶語 對話。

殆好 快。

將無 莫不是。

蹙蹙 暗自氣惱的樣子。

不訾 沒有毀謗。訾，音ㄗˇ。
 遮莫 假如。
 修 結合。
 燕好 指閨房之樂。
 物議 公眾議論。
 失足 犯錯誤。
 鋌 通「錠」。
 庭墀 庭階。墀，音ㄔㄧˊ。
 囊橐 行李財物。橐，音ㄊㄨˊ。
 鐵石 彼喻秉性剛強。
 蘭溪 縣名，今浙江省蘭溪市。
 質 問。
 素抗直 平素剛強正直。
 宵分 半夜。
 剛腸 指性格剛直。
 夭殂 早死。
 輒 經常。
 夜叉 佛經中傳說吃人的惡鬼。
 狎昵 音ㄒㄧㄚˊ ㄋㄧˋ，過分親昵。
 羅刹鬼 佛經中傳說食人血肉的鬼。
 時好 當時世俗的愛好。
 玄海 佛教語，指苦海，比喻無窮煩惱和苦難之境。
 郎君 對貴家子弟的稱呼。
 義氣干雲 正義的氣概高入雲霄。
 安宅 安定的處所。
 再造 給予第二次生命。
 紛然 逐漸、緩慢。
 丈夫 剛正有為的人。
 傾風良切 很是仰慕您的風采。傾風，傾心仰慕風采。良，很。
 要 略、稍。
 遽白 倉猝陳述。
 襜 音ㄘㄢ，行李、包袱。
 齁 音ㄞ，熟睡時的鼻息聲。
 更 古代計時單位，一夜共分五更。
 睽 音ㄎㄨㄞ，快速一瞥、目光閃爍的樣子。
 颺然 驟然。颺，音ㄩㄢˊ。
 遽 疾速。
 覘 音ㄘㄢ，窺視、觀察。
 趣裝 整理行裝。
 祖帳 送人遠行，於路旁設帳幕餞行，祖祭路神。
 魑魅 妖精鬼怪。魑，音ㄔㄨㄟ。
 道 行當、行業。
 臨野 臨近曠野。
 蝸居 比喻狹小的住所，為謙詞。
 旨 味美。
 姑嫜 丈夫的母親和父親，俗稱公婆。嫜，音ㄘㄢ。
 媵御 充當婢妾。媵，音ㄊㄩˋ。
 白 稟報。
 飄然 飄泊流落的樣子。
 露覆 庇護。
 執箕帚 拿簸箕笤帚掃地，代指做妻妾婢女，操勞家務。

綽約 柔婉秀美。

止 同「只」。

承祧緒 指傳宗接代。祧緒，侍奉祖先。祧，音ㄊㄧㄠ，祖先的宗廟。

泉下 九泉之下、陰間。

見 用於動詞前，相當於「被」。

高堂 父母。

奉 侍奉。

晨昏 指生活起居。

尸饗 料理飲食。尸，承擔。饗，音ㄒㄧㄤ，熟食。

竟 直截。

向 從前。

奉 自己的行動涉及對方時使用的敬詞。

殊 竟然。

楞嚴經 佛經之一，共有十卷，經中闡明心性本體，為一代法門的精華。

洵 音ㄒㄩㄣˊ，請求。

殊 很。

偃 音ㄩㄢˇ，慌亂不穩。

匱 音ㄩㄢˊ，古代盥洗時的盛水器具。

沃盥 澆水以洗手洗臉。

肝鬲 比喻性情。鬲，音ㄌㄧˊ。

區區 指微不足道的我，為自稱的謙詞。

博 取得。

封誥 皇帝給的封號。

泉壤 即泉下，指人死後所居之地。

宗嗣 家族子孫後代。

福籍 陰司中記人福祿的名冊。

亢宗子 庇護宗族、光耀門庭的兒子。

奪 消除、改變。

戚黨 親族。

眈 音ㄉㄢ，盯著看。

五黨 五服內的親族。五服即高祖父、曾祖父、祖父、父親、自己五代。

贄 音ㄓㄧˋ，禮物。

欸 音ㄎㄞ，忽然。

逡巡 徘徊不進。逡，音ㄑㄩㄣ。

無恙 平安無事。恙，傳說為吃人心的蟲，比喻禍災。

斗 指量酒器。

登進士 登上進士榜。

仕進 做官。

聲 好名聲。

語譯

甯采臣是浙江人，性情開朗爽快，品行端正，愛惜自己的名譽，常對人說：「有生以來，既不娶妾，也沒有外遇。」偶然前往金華府，來到城北，在寺院裡解下行李休息。寺中殿塔壯麗，只是院子裡長的野草有一人多高，像是沒有人來過。東西兩廂僧舍，兩扇門都虛掩著，只有南面一間小屋，門上的鎖像新的。又看佛殿東側，毛竹修長，粗可拱把；臺階下有個大池塘，野生蓮藕已經開花。他心裡很喜愛這裡的幽靜。恰逢學使要來府裡主持考試，城中租房價高，他想住在這裡，便在院子裡散步等和尚回來。傍晚，有個書生走進寺院，打開南屋的門。甯生快步近前施禮，又向他說明自己的來意，書生說：「這座寺院沒有房主人，我也只是寄居。如果你能甘心忍受荒涼冷落，早晚賜教，我就非常榮幸了。」甯生高興，找了間房子堆草做牀，架起木板當桌子，打算長住下去。這一夜，月明高照，清澈如水，兩個人在殿廊下靠近坐下，各報姓名。書生首先說：「姓燕，字赤霞。」甯生猜想他是來參加考試的秀才，可是聽他的口音，很不像浙江

人；問他，他才說是陝西人，言談很樸實誠懇。不久，兩人已經沒有話好說，就彼此拱手為禮告別，各自回屋睡覺。

甯生因為剛住在新地方，久久睡不著。他聽見房屋北面有人小聲說話，好像有家眷，於是起來趴在北牆石窗下偷看，見矮牆外面有一個小院子，裡面一個婦人，約有四十多歲；又有一個老婦人，穿的是淡紅色衣服，頭上插著大銀梳子，彎腰駝背，老態龍鍾，兩人在月下對話。婦人說：「小倩怎麼這麼長時間還沒來？」老婦人說：「快來了。」婦人說：「是不是她曾向你發過怨言呢？」回答說：「沒有聽見。只是心情似乎有些愁苦。」婦人說：「對這個丫頭，不要好心好意看待。」話音未落，有個十七八歲的女郎走來，好像長得非常漂亮。老婦人笑著說：「背地裡不議論人，我們兩個正說你，小妖丫頭悄悄走來，不聲不響，幸虧沒有損你的短處。」又說：「小姐長得端莊美麗，是畫裡的美人兒，要是老身是男子，也被你把魂兒給勾引走了。」女郎說：「姥姥不誇獎我，還能有誰說我好呢？」那個婦人又和女郎說話，也不知說了些什麼。

甯生揣摩她們是鄰家女眷，就躺下睡覺，不再聽。又過了一陣兒，外面才寂靜無聲。他剛要入睡，感覺有人進屋，急忙起來；細看，原來是北院的女郎，就驚訝地問她，女郎笑著說：「月明之夜，睡不著，願意來和你相好。」甯生板起面孔說：「你要提防眾人議論，我害怕人們流言蜚語；一步走錯，廉恥就全丟了。」女郎說：「夜間沒有外人知道。」甯生又責備她。女郎走來走去，好像還要說話，甯生呵叱她說：「趕快走！不然，我就喊南屋的書生，讓他知道。」女郎怕了，這才回去；剛到門外，又轉身回來，拿一錠金子放在褥子上。甯生拾起來扔到院子裡，說：「不義之物，弄髒了我的口袋！」女郎慚愧地走出去，拾起金子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個漢子，一定是鐵石人。」

到了早晨，有蘭溪縣的秀才帶著僕人，為了參加考試住進東廂房，夜間猝死。他腳心有個小洞，好像是用錐子扎的，流出一點兒血。誰也不知道出事的原因。過了一夜，一個僕人也死亡，症狀和他主人一樣。傍晚，燕生回來，甯生就此事向他請教，他認為是鬼魅幹的。甯生性格剛強不屈，滿不在乎。半夜，女郎又來了，對甯生說：「我見過的人很多，沒有比你更剛直的。你確實是聖賢，我不敢欺騙你。我的名字叫『小倩』，姓聶，十八歲的時候早死，葬在這個寺院北面，經常受到妖怪的威脅，幹些下賤事。我不知羞恥地和人打交道，實在不樂意。現在寺裡沒有我能殺死的人了，恐怕夜又要來。」甯生害怕，向她請教應付的辦法，女郎說：「和燕生同住一屋，就能免遭禍害。」問她：「怎麼不敢迷惑燕生？」說：「他是個神奇的人，我不敢靠近。」問：「迷住人以後再怎麼辦？」說：「對狎昵我的人，我用錐子刺他的腳心，他就糊裡糊塗昏迷過去，於是取他的鮮血送給妖怪喝；或者拿金子不是真金，而是羅剎鬼的骨頭，留下之後能截下他的心肝。這兩種作法，都能投合時下世俗人的愛好啊。」甯生感謝她，問她戒備的時間，回答說明天夜間。臨別時女郎哭著說：「我現在身處苦海，沒有能力謀求上岸。郎君正氣沖雲霄，一定能解救我脫離苦難。如果肯把我的骨頭裝進口袋，帶回去埋葬在安靜的墓地，那就如同使我重生了。」甯生毅然應承，就問現在埋葬何處，她說：「只要記住墓地有棵白楊樹，上面有個烏鴉窩，下面就是。」說罷走出門外，逐漸消失了。

第二天，甯生恐怕燕生外出，一早就去邀請他，辰時以後準備酒飯，留心細看燕生，後來又謀求同宿，燕生推辭說自己性格孤僻，特別喜愛寂靜。甯生不聽從，硬把自己的被褥搬過來。燕生不得已，移動牀鋪順從了，囑咐說：「我知道你是一位剛正有為的人，十分仰慕你的風采。只是稍微有點兒心事，倉猝間難以說清。希望你不要翻看我的箱子包裹，不然，對你我都沒有好處。」甯生恭敬地接受他的指教。不久，各自上牀睡覺，燕生把一個小箱子放在窗臺上，躺下後過了一段時間，他鼾聲如雷，甯生睡不著。大約一更時分，窗外隱約有人影，一會兒走近窗向屋裡看，目光閃爍。甯生害怕，正要喊燕生，忽然有個東西撞開小箱子飛出去，明亮得像一條白絹，碰斷窗上石櫺，驟然一射，疾速收回，閃電一樣消失。燕生驚醒起牀，甯生裝睡偷看他。燕生捧起箱子檢查有什麼徵候，拿出來一個物件，對著月光嗅聞查看，它光亮晶瑩，約長二寸，韭菜葉般寬。然後將它包裹了好幾層，仍舊放在小破箱子裡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什麼老鬼東西，竟這麼大膽，把小箱子弄壞了。」說完便又躺下。甯生十分驚訝，起來問他，還把自己所見告訴他。燕生說：「既然互相賞識友好，怎麼敢深自隱瞞。我是劍客。如果沒有那石櫺，妖精一定立刻被殺死。雖然它終於逃走，卻也受了傷。」問他包裹的什麼東西，說：「是劍。剛才聞它，上面有妖氣。」甯生要看一看，燕生慷慨的立即拿出來讓他看：原來是一把明亮的小劍。因此他越發看重燕生。天明以後到窗外察看，有血跡。甯生便走向寺北；見荒墳接連不斷，果然有棵白楊，上面有烏鴉窩。

等到移葬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，甯生開始整理行裝準備回家了，燕生為他設帳餞行，情義

深厚，還拿件破皮囊贈甯生，說：「這是劍袋，把它珍藏好，可以防止妖魔鬼怪。」甯生要跟他學劍術，他說：「像你這麼信義剛直，可以這樣做。不過，你還是富貴中人，不是我這一行當的人哪。」於是甯生藉口有妹子葬在寺北，要發掘其屍骨，用衣被包裹後租船載回家鄉。甯生的書房面臨曠野，就營造墓穴，把小倩葬在書房外面，祭祀時他禱告說：「憐惜你的孤魂，葬所靠近我蝸殼般小的住處，彼此歌哭都聽得清，但願你不再受強鬼的凌辱。一杯薄酒，甚不清美，希望不會嫌惡。」祝告後回去，身後有人呼喊，說：「慢走！等我一起走！」回頭一看，竟是小倩。她高興地道謝，說：「你看重信義，我為你死十次，也報答不完你對我的恩德。請應許我跟你回家，拜認婆婆和公公，哪怕為你充當婢妾，我也不後悔。」仔細看她，肌膚如流動的紅霞，裙下翹起一雙細筍般的小腳，在白天細看，比夜晚更嬌美豔麗，就和她一起走進書房，囑咐她坐下稍等，自己先到內室稟告母親，母親一聽很驚訝。這時甯生的妻子有病臥牀，母親告誡不要說話，怕的是病人受驚。正在談論，小倩已經輕快地進來，跪拜在地下。甯生說：「她就是小倩。」母親驚愕，急忙看她。小倩對她說：「我獨自飄泊流落，遠離父母兄弟，承蒙公子庇護，恩深德厚，願做婢妾，報答深情。」母親看她柔婉秀美，很可愛，才敢和她說話，說：「小姐關心照顧我的兒子，老身高興得不得了，可是我一輩子只這一個兒子，全指望他傳宗接代，不敢使他有鬼妻。」小倩說：「我實在沒有二心。九泉下的人，既然老母信不過，請允許我把他當作哥哥，從早到晚侍奉你，怎麼樣？」母親喜愛她誠懇，就應許了。小倩又要拜見嫂子，母親推辭，說她有病，就沒有去。於是她到廚房代替母親做飯，自己走進屋，在几案邊穿來過去，樣樣熟悉，很像在這裡生活已久的樣子。

天色已晚，母親心裡害怕小倩，讓她回去睡覺，不為她安排牀褥。小倩暗自理解母親的心意，就徑直離開；經過書房，想進去卻又後退，在門外走來走去，似乎裡面有可怕的东西。甯生喊她，她說：「你屋裡有劍氣，讓人膽戰心驚；從前在路上不同你見面，就是這個原故。」甯生領會事關皮劍袋，把它拿出來，放進另一房間，小倩這才進門，近燭光就座。她坐了好長時間，竟一句話也不說；停了很久，問：「夜間讀書嗎？我少年時誦《楞嚴經》，現在忘記了一大半，請你找一卷，夜間空閒時向你請教。」甯生答應了。她繼續坐著，靜默不語；二更時分就要過去，還不說回去。甯生催她走，她愁眉苦臉地說：「外鄉孤魂，我很膽怯那荒涼的墳墓。」甯生說：「書房裡沒另設牀鋪，況且，兄妹之間也該避開嫌疑。」小倩站起來，滿面愁容，難為得想哭；抬起腳，卻又懶怠邁步。她慢悠悠走出門外，到臺階就消失了。甯生暗自可憐她，想留她睡在坐榻上，卻怕母親生氣。

小倩早晨拜見母親，為她端盆洗臉，又室外勞作，都盡心順從她的心意；黃昏時回去，總是從書房經過，在燈下誦經，感覺甯生要睡才滿懷悽慘地離開。在這之前，甯生的妻子一病不起，母親勞累得痛苦不堪，自從小倩來後，安閒舒服，心裡感激她，又對她越來越熟識，愛她就像親生女兒，竟把她是鬼都忘掉了，不忍心晚上趕她走，便留她住在自己屋裡，同睡同起。小倩才來的時候不吃不喝，半年以後漸漸能喝稀粥，因此母親和甯生對她非常寵愛，忌諱說她是鬼，別人也辨認不出來。不久，甯生的妻子死亡，母親暗自有娶小倩為兒媳的想法，可是又怕對兒子不利。小倩略有覺察，趁機會對母親說：「我來家一年多了，母親一定了解我的性格，我因為不願意害人，特意跟隨公子來，沒有別的意思，只因為公子胸懷光明磊落，天和人無不敬仰，我才確實想依靠他、協助他幾年，憑藉他得到皇帝賜給的封號，使我在九泉之下得到光榮。」母親也相信她沒有惡意，只是怕娶了她不能傳宗接代，小倩說：「兒女都是上天注定的。公子名列上天福祿名冊，注定有庇護家族、光耀門庭的兒子三人，不會因為娶了鬼妻，就給消除掉哩。」母親相信，和兒子商量，甯生高興，於是大擺筵席，告知親族。有人要和新娘子見面，小倩爽快地穿著華美的衣服走出來，滿屋人見她長得那麼漂亮，都驚訝地瞪大眼睛，反倒不懷疑她是鬼，而猜想她是仙女。因此，五服以內親戚家的女眷，都帶了禮品來賀喜，爭著拜見認識小倩。小倩擅長畫蘭草和梅花，常作尺幅畫卷答謝，得到的人都珍重收藏，引以為榮。

一天，小倩在窗前低著頭，心中惆悵，像丟失了什麼東西，忽然問甯生：「盛劍的皮袋子在哪裡？」回答說：「因為你害怕它，所以包起來放到別的地方了。」小倩說：「我身受活人的精氣已有很長時間，該不再怕了，應當拿來掛在牀頭上。」甯生詢問原因，小倩說：「這三天來，我心裡總是心慌，擔心那個金華的妖怪恨我逃向遠方，恐怕不久會找到我。」甯生當真把皮袋子拿來，小倩反覆細看，說：「這是劍仙隨身攜帶盛人頭的口袋，破爛到這個樣子，不知殺過多少人，我現在看見它，身上還起雞皮疙瘩。」於是懸掛起來。第二天，小倩又讓改掛在門上。夜間，兩人對面坐在燈下，讓甯生別睡覺。突然門外有個東西，像鳥一般飛來，落到地上。小倩嚇得隱身在帷幕裡。甯生看它，形狀像夜叉，兩眼如電般發光，伸出血紅的舌頭，張牙舞爪地走過來；

走到門口停下，徘徊了好久，漸漸走近皮口袋，伸爪摘取，好像就要把它撕裂。皮口袋忽然格地一響，變得有土筐般大，隱約有個鬼物猛地從中露出半身，伸手揪住夜叉拉進去，於是靜無聲響，皮口袋也立即收縮復原。甯生驚訝詫異，小倩也走出來，十分高興地說：「平安無事了。」二人一起檢看皮口袋，只有幾杯清水罷了。又過了幾年，甯生果然考取進士，小倩生了一個男孩兒；甯生娶妾後，她們又各生一個男孩兒。他們長大以後都做了官，還博得政績優異的好名聲。

讀後測驗

- () 1.文中甯生因與何人同寢，而免去了禍害？ (A)北院婦人 (B)聶小倩 (C)燕赤霞 (D)甯母。
- () 2.關於本文的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(A)甯生因睡不著而意外發現聶女為鬼魅的事實 (B)因甯生的浩然正氣，聶女自慚形穢，遂決心改邪歸正 (C)聶女與甯生一同回家拜見甯母，卻遭甯母以人鬼殊途的理由趕出家門，希望她能早日投胎轉世 (D)聶女因受甯母阻礙而無法與甯生廝守，故作法害死甯生妻子，作為報復。
- () 3.文中關於聶小倩形象的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(A)由聶小倩請求甯生幫助擺脫夜叉一段，可看出作者替她塑造一個受到迫害卻又自發向上的形象 (B)在北院老婦以「畫中人」稱讚聶小倩一段，作者描繪出她容貌的美豔 (C)聶小倩離開甯生書房，緩慢怠惰的走出門外，此段作者刻畫了她哀怨淒涼的情態 (D)聶小倩將皮劍袋掛於門外，作者生動描寫出她的自私與懦弱，害怕其他鬼魅將甯生帶走。

答案與解析

答案

1.C 2.B 3.D

解析

- 1.(C)聶女教甯生與劍客燕赤霞同寢便可避開夜叉的襲擊，並說燕赤霞為一神奇之人。
- 2.(A)聶女因受甯生的正氣而感到羞愧，於是主動向甯生說明自己非人且替夜叉作事，藉此向甯生求助。(C)甯母以鬼魅無法生育為理由不願收留，但在聶小倩以兄事、苦苦哀求下而答應她留下。(D)甯生之妻先前早已一病不起，爾後死亡，文中並未詳細交代其死因，故無法判定為聶女所為。
- 3.(D)聶女能預知後事，預感金華的夜叉將前來尋仇，而將皮劍袋掛在門外，此段作者描寫聶女仍保有鬼魅的特點，使文章更富有故事性。